

会飞的伙伴

HUI FEI DE HUOBAN

宗 介 华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会飞的伙伴

宗介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会飞的伙伴
宗介华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8125印张 111千字

1984年4月第1版

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340

书号: R10173·630 定价: 0.55元

序

郭 风

在我看来，为孩子们写作的散文，可否从许多方面扩大题材领域？

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，我读了苏联作家比安基和普列希文描绘自然界中昆虫、鸟、花朵以及走兽的生活的散文作品。普列希文是一位散文大师，高尔基曾高度赞扬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。他为孩子们所作的美丽的散文，深深地打动我的心。

这些天，我正在南宁。广西人民出版社少儿室的友人给我一册出版不久的《竹叶上的珍珠》。这本书中，收了好几篇普列希文的作品。我不禁想在这里全文引录他的《啄木鸟》：

我看见一只啄木鸟，它衔着一颗大云杉果飞着，身子显得很短（它那尾巴本来就生得短小）。它落在白桦树上，那儿有它剥云杉果壳的作坊。它嘴衔云杉果，顺着树干向

上跳到了熟悉的地方。可是用来夹云杉果的树枝分叉处还有一颗吃空了的云杉果没有扔掉，以致新衔来的那颗就没有地方可放了，而且它又没法把旧的扔掉，因为嘴并没闲着。

这时候，啄木鸟完全象人处在它的地位应该做的那样，把新的云杉果夹在胸脯和树之间，用腾出来的嘴迅速地扔掉旧的，然后再把新的搬进作坊，工作了起来。

它是这样聪明，始终精神勃勃，活跃而能干。

我禁不住想再引述他的一则更短的散文，题为《小白杨感到冷》：

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云杉树林的边上聚集着幼小的各种颜色的白杨树，一棵挨着一棵，密密匝匝，似乎他们在云杉树林中感到冷，伸到林边来晒太阳取暖。这真象我们农村里的人，也常出来坐在屋边土堤上，晒太阳取暖。

我以为这样的散文，它所开拓的题材领域，它所表达出来的儿童情趣，它在平易而又生动的描绘间，自然

流露出来的欢乐的积极向上的情绪，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美好情操，以及它在写作方面的不拘一格，等等，对于我国的儿童散文的创作都有借鉴之处。

我是在南宁读了宗介华同志写的儿童散文集《会飞的伙伴》的部分原稿和《后记》的。介华同志在《后记》中说，他的这部作品集中所收的散文，是读了我的《避雨的豹》（1980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）以后，受到触动而作的。我不敢当。但我要说，我从五十年代以来，为孩子们写了若干飞禽走兽的生活以及花朵的生活的散文，倒真是读了普列希文等作家的作品，受到启示而作的。

介华同志的这些作品，带有浓重的我国北方农村的色彩，北方土地的泥土气息；他的这些作品，在描绘走兽飞禽生活的同时，主要描绘北方农村儿童的生活，作品有一些情节，适合某些儿童的阅读。我觉得，他的散文，倒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的。

这些年，宗介华同志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，做了许多方面的追求和探索，写了许多小说、散文以及科学童话等，引人注目。他为儿童而作的散文集能够在福建出版，能够更早地和福建以及其他地方的孩子们见面，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

南 宁

目 录

序.....	郭 风(1)
谷地里的歌声.....	(1)
会飞的伙伴.....	(5)
星夜捕鱼.....	(14)
欢腾的芦河湾.....	(21)
空中吊篮.....	(25)
带刺的朋友.....	(28)
皎洁的月光下.....	(43)
雪地追踪.....	(50)
扎鱼.....	(53)
“芦花”咕咕叫.....	(57)
空中激战.....	(61)
黑黑的秘密.....	(65)
猫娃搬家.....	(68)
地下擒贼.....	(74)
跳舞的蛇.....	(81)

电线上的哭声·····	(84)
叼钱的鸟·····	(98)
大老黑·····	(110)
鞭炮声声·····	(115)
蛛网上的谜·····	(127)
林中捕鸟·····	(134)
北河飞过蓝色的箭·····	(145)
摸鱼·····	(154)
奇妙的田螺·····	(160)
豌豆地里的小兔·····	(165)
首次出猎·····	(172)
袖口里的小松鼠·····	(183)
屋檐下的吱吱声·····	(191)
灯光下的壁虎·····	(202)
后记·····	(207)

谷地里的歌声

秋天，庄稼熟了，坡上一片金灿灿。隐藏在地里的蝈蝈，争相鸣叫，到处唱起“蝈蝈、蝈蝈”那动人的歌声。

一天下午，好朋友松娃带我去逮蝈蝈。乐得我，提着笼子直蹦高。院子里养只蝈蝈，让它中午、晚上，尽情地唱，那多有意思！

我兴冲冲地跟在他身后，猫着腰，悄悄钻进谷子地。

松娃象个机警的侦察员。他领着我，迎着蝈蝈的叫声，在谷子垅里快步直奔。叫声一停，他立刻蹲下，手向后摆，示意我也不要动。等蝈蝈的叫声一起，我们又前进。

蝈蝈的叫声渐渐地近了，近了，就在眼前了。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，恨不得一把抓住，拿回家去。

突然，蝈蝈不叫了。是不是发现了我们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等了半天，蝈蝈还是不叫。看看松娃，他只管抬头四处张望，身子却一动不动。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的性子耐不住了。

小东西，听声音，就在跟前。不叫，我也能逮住你。想着，我“噌”地直起身，跨到松娃前面去找哑了的蝈蝈。

松娃一定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，急得直埋怨：“你……完了。”

我不服气地小声说：“就在跟前嘛，它还跑得了？”

我急切地东瞅瞅，西望望，还用手扒开谷穗，瞪着眼睛转圈找。

看样子，松娃开始还想帮我找找，见我在谷地这么一闹，他不动窝了，笑咪咪地看着我，象在说：“还逮呢？早跑了。”

确实，折腾了半天，连蝈蝈毛也没见到。我失望地说：“小东西，还真够鬼的呢。”

松娃这才说：“冲你这么性急，一个也逮不着。下回听我的吧，啊？”我连连点头，心想：“可不能那么毛手毛脚的了。”

周围的蝈蝈很多。细听，叫声并不一样。有粗有细，有高有低，就象独唱演员的嗓子一样。

忽然，松娃停住了脚步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惊喜

地说：“‘金嗓子’，这种蝈蝈好。快走。”

我们走走停停，穿过几个地垅，向着“目标”步步接近。

开始，我还不知道“金嗓子”怎样好。走近了才听清那蝈蝈的叫声，又脆又亮，象个银铃儿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甜的声音哩。

好容易摸到“金嗓子”的跟前，可它又不叫了。这次，我再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心里着急。其实，松娃已经发现了它，却是按兵不动。

“蝈蝈、蝈蝈……”终于，它又唱歌了。松娃偷



偷指给我看。哈哈，看见了。沉甸甸的谷穗上，趴着一只碧绿的小个子蝈蝈，迎着太阳，背上的“鞍子”^①不停地抖动。动听的歌，就从那里传出来。

松娃蹑手蹑脚，转到它的背后，伸出双手，就要去捂。小东西兴许发觉了，“噌”地一下，跳到地上，钻进了田埂杂草里。

^①鞍子，是指蝈蝈背上那对短小的、能发出声音的翅膀。

我的心，立刻凉了。

谁知，松娃一直在紧紧跟踪。只见他，悄悄跪在地上，身子往前探去，伸出双手……一捂……

我忙问：“逮住了吗？”

他冲我笑笑，又轻轻地抬起一只手，去捏蝥蛄的脖子。

“逮着了，逮着了！”我高兴得边喊边炮蹦。

归来的路上，伶俐的“金嗓子”，又在笼里唱起了歌。那歌声，就象汪着一兜蜜，一直甜到心里。

“蝥蛄、蝥蛄……”

会飞的伙伴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许多难以忘怀的伙伴，会时时浮现在脑海，令你思恋。这伙伴中，不仅只是欢蹦乱跳的孩子。一只通身黑羽，微带蓝色光辉的候鸟——黎鸡儿，就曾给我童年的生活增添过不少情趣。每当想起它来，我的心总是久久不得安宁……

—

盛夏，大地泛起了迷人的碧波、花海。座座村庄，被优美的山河环抱，被葱郁的林木掩映，云飞车跑，鱼跳鸟鸣……构成一幅幅动人的农村美景，令人心醉。

一天，我沿着洒满野花的河堤，在林间穿行。一只唱歌的蝉，不知被什么惊动了，“吱”地一声长鸣，向远方逃去。突然，后边追去一只鸟，浑身漆黑，闪着蓝荧荧的光。那鸟象是一只离弦的箭，刹那

间，就超过了惊叫的蝉。万万没想到，它猛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，猛一回头，就把蝉叼住了。

“吱、吱——”尽管蝉在拼命挣扎、嘶叫，但终于被黑鸟叼了回来。黑鸟那长长的黑尾巴往下一垂，就稳稳地落在了枝上。

出于好奇，我眼看着黑鸟一口一口地把蝉吃掉了。很快，它又一下子向河面扑去，只来回翻跃几下，猛一回身，又返到树上，嘴里早已衔住了飞虫……

我在林里慢慢地走，心里想着刚才的事，黑鸟捕捉害虫，能够大杀“回马枪”，技术之高，速度之快，实在使人震惊。猛然，草丛中一个什么在“扑扑”翻腾，我忙奔过去。原来是一只黑乎乎的小鸟，样子很象出壳不久的雏鸡。可惜，一只脚不知怎么被折断了，搭拉着；只有那只健壮的好腿，在奋力蹬踩、挣扎。我心疼地把它轻轻捧起。可是，绕了半天，也没找到一个窝，更不见大鸟来找。我只得把它捧回了家。

爸爸告诉我，这是只小黎鸡儿，快要“出窝”，离开大鸟，自己独立生活了。他见我听得出神，就接着讲起来：“黎鸡儿，是它的土名，正名叫黑卷尾。天热了，到北方来搭窝、下蛋、孵小鸟；一入秋，就到南方过冬去了。”

“它吃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它可是咱农家的好朋友，专吃蝼蛄、夜蛾、蚂蚱、蝉这些害虫。你不知道，它逮害虫的本事可高了，飞着飞着，冷不丁来个猛回头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它会杀个回马枪……”我把在河堤看到的跟爸爸一学舌，爸爸也笑了。

我找来一个空篮子，蒙上旧衣服，围着缝在篮子边，只留一个出入口。我又用布条，小心翼翼地把黎鸡儿的伤腿裹起来。我刚想把它放进窝去，它早张开红喷喷的小嘴，狠劲地吞噬着我的手指。啊，半天还没吃食儿——它饿了。我忙把捉来的蚂蚱、油葫芦，撕成小块，“得得”一叫，它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有时卡得直扬脖儿，它也不顾，停了停，又张开了鲜嫩的嘴巴……

二

几天过去了，小黎鸡的伤腿渐渐好了，它高兴得总是对我吱吱地叫。每当我把蚂蚱举起，冲它“得得”叫，它就拍打着翅膀，蹦蹦跳跳地向我扑来，贪婪地吃开了。可是，我总有个心事：孩子离开了母亲，大人一定很着急；大黎鸡失去了孩子，也一定在日夜思念。我决定把小黎鸡送回家去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丽，河堤上景色更加迷人。我把小家伙托在手上，到它跌落的草丛旁来回地走。只要看到有大黎鸡从头上掠过，我就把它高高举起，小家伙也渴望地扬起头，吱吱地叫。可是，一只只大黎鸡儿只是低头看看，便无情地飞了过去。我暗暗奇怪，它们是不认孩子，还是根本就与它们无关？

我仍不甘心，继续在林中徘徊。

突然，在一棵大榆树的顶端分杈处，我看到一个小巧玲珑的黎鸡窝，上边趴着一只大黎鸡儿，前边露头，后边露尾，随着晃动的枝杈，轻轻地晃动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只是它的那个窝显得太小了。

趴在窝里的黎鸡儿，是不是小家伙的母亲？送去认认吧。我把小黎鸡放在肩头，小声对它说：“别乱动，不要飞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”小家伙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，撅撅小尾巴，一点儿也不乱动。

我把鞋甩在树下，双手一搂树干，撅起身子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爬高上树，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是件平常事。很快，我骑上老杈，又顺着分杈，直向黎鸡窝爬去。肩上的小黎鸡儿，昂着头，直勾勾地往上看。它一定盼望早日回到家，去和妈妈团聚吧！

猛地，头上“扑楞”一声，枝叶抖动，原来是受惊的大黎鸡儿，飞出了窝，边卖劲的嘶叫，边在空中盘旋。很快，它张开翅膀，向我俯冲而来，如同电影

里的飞机，向人群俯冲一样，“唰、唰”地来回扑。听爸爸说过，黎鸡儿的翅膀象铁片，可硬了，打起架来，连深山里的老鹰和叽叽喳喳的花喜鹊，都要怕它几分。可是，我心里有底，难道它还会拍打我这个给它送孩子的恩人吗？我仍是平心静气地往上爬去……

“唰！”耳边响起一阵风，还没等我弄清怎么回事，“啪！”只觉头上被什么重重地拍了一下，一阵发蒙，我险些掉下树来。原来，拼命的大黎鸡儿，俯冲下来，狠狠地拍了我一翅膀。“好家伙，真厉害呀！”我顾不得摸摸头，只得硬挺着继续上……

黎鸡窝设在一个细细的分杈处，造得很精致。整个窝用细软的草茎编成，外围，缠满蛛丝。窝里，稳稳地摆着四颗淡橙黄色的卵，钝端带有紫灰色的斑点。

我的心一下子凉了。这能是小黎鸡的

